



左氏

卅六・卅七

裏

二十五年
廿六年

服部文庫
イ17
207
21



117
207
21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
盡二十五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國**齊侯雖背盟主未有

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音佩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 **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國**子產之言陳以不

遠

義兄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註子產至詳之○正義曰釋例曰陳

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畧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註**夷儀之諸侯也重丘

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重直 **註**夷儀至經

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同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總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

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按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公至自會 **註**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 **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

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

國逆之例 ○衍苦 **註**夷儀至之例 ○正義曰僖元

地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為夷儀故為衛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以入例故顯言

非國逆也於時割為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言人稱為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

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諸樊也為巢牛

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於葛○吳子至巢卒○正義曰諸侯者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郟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為晉于偽反下為已取同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

弑君孟公綽魯大夫○綽昌若反徐本作卓音同不在病我必速

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

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

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至大夫○正

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語云吾公在穀谷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見棠表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

取也取如字又七住反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

列反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丁公

曰諡法遠義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

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

兌上困兌苦敢反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

困六三變為大過巽遇困之大過正義曰坎

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為困也巽下兌上為大過象曰大過大者史皆曰吉

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皆二卦阿崔子史皆曰吉正義曰史者筮人也史有

妄也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仲反風隕妻不可娶也

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隕于敏

取七住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困六三爻辭繇直又反蒺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也坎

為至以動正義曰坎象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為

水水之險者為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而論者蒺藜恃之則傷

困

坎為至則傷○正義曰兌為澤說卦文也釋艸云

蒺藜有刺是艸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困

易曰非所困而困

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

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

其妻失其所歸也

○應應對之

困

正義曰至所歸○

易下係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各必辱蒺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

危

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爻之義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為此困而為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安也

害先夫當之矣

困

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發

作釐力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困

言雖不

為崔子猶自應有冠

○驟愁又反

困

不為至冠乎○

冠且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况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

各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崔子因是因是怒

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間間廁難乃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且反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弑

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且子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

三年餘反○且子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

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拊方

也音盈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

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從才用反重直甲與公

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

者詐稱公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振行夜

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陪臣干

狂胡且反証同服音如字振側柳反徐又子俱反一音作侯反說文云振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詭子須反謀也今傳
 本或作詭猶依振音行夜音下孟反下同至他命
 將振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振之事扞外役即是干
 之義也故先儒相傳皆以干振為行夜說文云振夜
 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振
 為夜行官名也服虔云一曰干扞也振謀也言受崔
 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振字或誤從言也
 今定本作干振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故
 云受崔子命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
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
 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

宮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股音古隊直類反又射具求付反鐸待洛反婁力侯反堙音因之中
 股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
 其事而云又也**祝佗父祭於高唐**
 也佗徒河反**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
弁皮彥反**侍漁監取魚之官**
反監古**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
銜反**祭宰之妻子**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君之義崔氏殺驪蔑于平陰
 嬖使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子公及難乃旦反下皆同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聞

聞難而來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

言已與眾臣

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

自謂無罪曰

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

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言

言君不

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為于偽反註皆為及下文同

故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

謂以公義

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

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

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

暱女乙反任音壬當也

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言

言已非

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弑申志反焉於虔

反下將庸何歸

將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

以

以公尸枕已股

枕之鳩反註同

與三踊

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

置也

彌羊

龍反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

子莊

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還音旋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

宮○相息亮反下同大音泰註同曰所不與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歎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

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

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歎所洽反又所甲反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復扶又反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縛釋文同

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

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

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帷位悲反縛直轉

證反反乘繩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

也暱親也○匿女力反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弇於檢反又於廉反狹音洽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

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

而寢恐失馬也○枕之反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

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衆得用，故不可當。音嗣。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瘞埋之，不殯於廟。音嗣。瘞於滯反。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翼。

喪車之飾，諸侯六翼。甲反。喪車至六翼。

註喪車之飾，諸侯六翼。喪車至六翼。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

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

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

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嚮置，翼是也。是說

類也。禮器云：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鄭玄云：八翼者，加龍翼二。不蹕。

人。音必。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

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及下，七乘同。

註不蹕。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

至降損。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

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

也。然則遣奠，亦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

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

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

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

下車若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

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

車也。言下車者，蓋謂僉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

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

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

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

兵令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晉侯濟自泲。泲關。○泲。普。會于

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

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

公說晉也。○說如字。又。義曰。劉炫云。杜意。晉謀伐

齊。齊人乃弒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

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

言晉讎既死。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

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使所吏反。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

器鐘磬之屬。

男女以班。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

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自六正。三軍之六

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

屬官。○帥所類反。註。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

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

數同。故以六正為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

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

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

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

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畧言之耳。既以帥為武職。則帥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為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

又

為三十師之長亦以意言之耳
俗本三十師為三十師非也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丁丈

反註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

者

○處守手反註處守同
守國如字或手又反

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

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為賂劉炫以為男女以
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為

賂與杜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

自宜退

晉侯至宜退○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
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

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
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今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為此解

而劉以為齊弑君之後晉
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使叔向告於諸侯

告齊

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

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

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畱衛侯妻

子於齊以質之崔子至五鹿○正義曰衛侯本以

止其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
得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水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隧音遂徐又徒猥反下同
堙音因刊古干反徑古定反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欲逃豕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

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

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

急猶不欲男女無別別彼列反下文同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

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呂反掠音亮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音問註同徐音萬

軌

纍自囚係以待命纍類悲反一音呂執反正義曰宣十二年

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

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擬為鄭

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子展執繫而見

已亡滅男女非已之有故與此不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

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俘所主反註祝

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

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

也祓芳弗反徐音沸祓除至還也正義曰周禮女巫

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

芳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灋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盟伐齊至同盟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

武

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為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弑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為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為政趙氏代范句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弭亡齊崔慶新得政將

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

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為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為子馮卒在此若敬行其禮道之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國為二十七年晉楚盟

于宋傳音導○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國屈建子

木屈蕩為莫敖國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

蕩為左廣之右世木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

之同姓名○郊扶必反舒鳩人卒叛國前年辭不叛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國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國先至舒鳩○遽其子疆息桓子

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國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

遇而退○捷在接反駢蒲賢吳人居其間七日國居

足利本疆作彊

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國墊隘慮水雨○墊下念反方言國墊隘慮水雨

年註云墊隘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

於此慮水雨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為人所禽制也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國簡閱精兵駐後

為陳○卒子忽反下同陳直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

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國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

○復扶又反下復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

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

共圍滅舒鳩

潰戶內反

○衛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

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

獻入陳

之功而不獻其俘

數俘而出

將以歸知其空獻

功不獻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

異於朝服

服至朝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

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

又以為衣裳也諸侯之朝服

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咎虞闕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闕於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

子滿也

大音泰配亦作

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

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

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

或失續周武王克殷

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并二王後

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恪若

得至三恪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乃

祭火流

卷三十一

及古

苦

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薊祝陳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

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

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佗，徒何反。
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夏，戶雅反。播，補賀反。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
介，音戒。憑，皮水反。億，於力反。逞，敕景反。度，待洛反。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

昔

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

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

得勝音忠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

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

也○辟婢亦反註同何故侵小○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鄭也○子展伐陳此言侵謂且夫天子之地一圻方

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列國一同○正義

里此為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自是以衰衰差降

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正義曰中國今大國多數

○衰初危反註同

七十

小國五十里是降差

今大國多數

疆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

王卿士○數色主反下數甲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

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

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

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

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

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

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

成也。如字下及註同。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樞機至

義曰。易係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

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

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為文辭於鄭有榮也。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

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婢反。龍訓為具。而

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數甲兵。閱數之。甲午。為

掩書土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

材。以共國用。度待洛反。註及鳩藪澤。鳩聚也。聚

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藪

反燎力召反。鳩聚至之處。正義曰。鳩聚釋詁

處昌慮反。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

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藪小澤。鄭玄云。澤水

所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

為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辨京陵。辨別也。

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別彼列

人。辨別至之地。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非

人所作也。則京為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

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

大為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

大夫之墓也。信三十二年傳云。穀有二陵焉。其南陵

及古閣

京

粟一作粟

春和疏

卷三十一

漢古

夏后臯之墓也故知別表淳鹵淳鹵薄之地表

異輕其賦稅淳鹵音純鹵音魯說文淳鹵音鹵至賦

賈逵云淳鹵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

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

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

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是鹹薄之地各

為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數疆潦疆界

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疆界疆界

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疆界疆界良反註同賈

界至租入疆界正義曰賈逵以疆為疆稟堯堯之地鄭

衆以為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稟

用黃鄭玄云疆稟疆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

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

租稅也孫毓讀為疆規偃豬規偃豬下溼之地規度

潦註云砂磧之田也規偃豬規偃豬下溼之地規度

其受水多少規偃豬規偃豬下溼之地規度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

豬檀弓云有弑其父者洿其宮而豬焉是豬者停水

之名偃豬謂偃水為豬故為下溼之地規町原防

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

小頃町廣平至頃町廣平至頃町廣平至頃町廣平至頃町

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

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為井

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為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

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

之也謂廣平為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

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墜相配非

是不得為井田也釋地於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

春火充

卷三十一

及古

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牧隰臯隰臯至之地。正義曰釋地

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

芻牧之地牧之牧州

地窰下名為隰也詩云鶴鳴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為

澤之坎是臯為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

牧牛馬於中以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

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

井平。衍以善反賈云下

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衍地高於原傳

稱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

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原而美者沃是底平而美者二

者並是良田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為井田賈逵云

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所法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

尺為步以下皆司馬法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

土

九事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其註云山林之地九夫為

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

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

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為

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

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臯

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為

夫九夫為井周禮小司牧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

野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

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

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

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

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

之何以克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為

九夫之名經傳未有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

此目故杜不用其說

治理其賦稅音亮註同

奉火流

卷之三十一

汲古閣

一作徒兵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六

汲古閣

多少乃準其所入修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賦車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賦車籍馬

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賦車兵賦車籍馬

徒卒徒卒忽反賦車兵徒卒正義曰車兵

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

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

異也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者戈戟酋矛夷矛

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

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

數音尹杖直亮反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

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

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反下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疆居良反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

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薦

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

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

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六

汲古閣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明名。○鷹於陵反鷂之然反徐又居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農之有畔言其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

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

後也說音悅註同我躬至我後。正義將可乎

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

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

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一人以喻君。解佳今甯子視君不如奕

奕圍棋也奕音亦。奕圍棋。正義曰方

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蓋此戲名之曰奕故說文奕

木

此傳足利本在後年
首古本乃尔故註疏
皆為此說

善奕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為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

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此傳本為後年修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郊音古洽，反別彼列反。在二至儀會，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別，故復言齊人城郊以

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直舉城郊之歲，不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

伯車如晉泣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音類車音居。

鍼其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廉反。

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為于偽反，跳專反。一不結至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本作轉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為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釐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為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之言之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 盡二十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匹妙

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

背國猶為叛也音佩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為

叛故註明之林父畏衍入殺已以邑先叛故甲午衛

侯衍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

例復其至義例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

人

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衍，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

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

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駁，邪角反。卿會至貶

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

禾

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駁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魯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才何反，惡鳥路反。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

而赴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音云員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音云員行

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對之應何以

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

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

蒲卜反徐扶沃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

起虔反本或作騫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拂衣褰裳也正義曰拂衣振迅之義以其將鬪

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徹則可以相通故

以褰裳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直吏

解拂衣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

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鬪之爭不

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又尺氏反

其臣鬪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為國國事必與故

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鬪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鬪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縱子員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為善惟言子朱之心也

為復使為已求反國
鮮音仙為辭辭不能敬

敬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
強其丈反對曰

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

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

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

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

公瑗走從近關出遠其居反瑗于遂行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弑剽弑申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

畜許六反註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觀知可還否使所吏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

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見賢過反一音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

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

音扶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

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

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

手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守

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

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

子叔剽無諡故復扶又反辛卯殺子叔及大子

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

孔父荀息之徒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

經則弑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

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子叔至諡故正義曰

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

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書曰

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

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

唯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國

林父事剽而衍入

義可以退徒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國

書曰至

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叛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己有也君臣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

必

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干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以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為己有東西隨已謂之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為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想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成之傳言甲午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丘明以解傳也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國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

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

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衍驕

心易生竟音境領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大音秦在

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公聞至

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

非面答甯喜之言而云答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許

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

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

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行居謂剽也羈居宜反縲息列反扞臣不能

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

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

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

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

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

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

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

鉏孫氏臣也復愬于晉國為下晉討衛張本○鄭伯

賞入陳之功國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國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

蓋請之於王○路本亦疏先路至於王○正義曰

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

乘者各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

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也賜

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

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先八邑

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徐悉薦

字先以路至二井○正義曰禮遣人以物皆以輕

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周禮小司

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

語有十室之邑又杜註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

之間六邑鼎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

以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各大小無定子

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

上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

惟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

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為邑杜以正

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為漸賜土田之義又八

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國上卿子展次卿子西

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編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鄭伯

○殺所界反見賢徧反疏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

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

及古閣

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展當國
 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為上卿是子西次
 子展故此註以子西為二良霄為三二十七年鄭伯
 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
 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謚論子
 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
 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
 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
 傳上文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
 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
 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
 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
 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

音

為澶淵會○為于偽反○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

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音于徐況于反如

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成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

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

王子靈王也○成立恤反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

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以豉反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介大也。○上時掌反。下註同介音界。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

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道

音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

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抽敕留反。印。刃反。董音謹。楚人囚

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

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

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為于偽。反。又如字。受楚之功。而取貨

於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

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秦其不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

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

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吏反。○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

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

疆。疆居良。反。註同。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

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戚城

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為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為氏族之名。蓋

也。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
 六十井服度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知非者
 此六十之文總屬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
 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
 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
 杜氏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成不書後
 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趙武至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
 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
 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
 侯罪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
 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
 侯之罪向成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為別有見義不貶
 良霄不得總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
 明良霄向成亦為尊公不應書也向成不書後也言

既為會公侯復為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
 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
 於宋為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
 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
 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
 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計良霄會
 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成後期故書良
 霄以駁向成非為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
 向成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
 戍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
 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
 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敘也以是杜言良霄會
 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
 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
 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為
 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
 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
 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註云魯侯諱盟天子

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於是衛侯會之

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為將執之不得與會也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

侯故經書在秋

弱氏

故如晉

之晉侯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

弱

今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嘉樂君子以下皆詩之文也

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

已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答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思之甚也

國景子相齊侯

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蓼蕭緇衣

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祧他○叔向至○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註合緇衣首章云緇衣

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今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今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國子使晏

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

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

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

戊

子

言

故國之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

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見賢○通反○正義曰漢書藝文

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

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子展賦將仲子

分○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

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將仲子兮將七羊反註

同本亦無分字此依詩序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

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

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

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

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驂也子國公子發

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

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

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正義曰居身

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

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

不為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嘗求入于大宮

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也杜註彼

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

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

譜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

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族也

○初宋

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芮如

赤而毛棄

銳反

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伯姬也

○堤亦作隄徐

丁兮反沈直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

姬子也

丈長丁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公惡而婉

惡而心順

○婉於阮反

大子痤美而狠

貌美而心狠戾

○狠胡懇反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戍

○惡鳥路反下皆同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

名○牆或作嗇音

度云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杜

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為氏伊房

事為在內。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人之長也。

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又反。復扶。大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夫謂太子也。同女音汝。太子知之。正義曰知之謂與

楚容舊相知故請野享之。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

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萬反好。

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

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也。反處昌慮。

口

一作盟徵

反而騁告公。騁馳也。騁救景反。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明徵焉問諸夫人

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

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

欲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謹呼端反。聒謹也。正義曰

言語人譁亂其耳故聒為謹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

耳

馬○縊一賜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

與馬先之以玉○饋其位反先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

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令力呈反使所吏反

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

馬也瘞死佐為太子棄即正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

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

令夫人重已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

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

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為夫人傳言

左師之諛也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

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

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

安○下遐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

舉也○朝舉也○朝舉也○朝舉也○朝

足明舉為參之子聲子文不繫

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

子牟為申公而亡○娶七住反牟亡侯

獲罪出奔○反為申如字舊于偽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子

反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

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伍舉至復故正義曰楚語云

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

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

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

將平晉楚平在明年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傳於此

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

平事偽反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為國通

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

木名音起下音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

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皆同濫力替反賞不僭

濫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詩

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為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徹縣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

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

用其材也。朝如字。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

四年。析星。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

軍。寘之，鼓反。殿。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多練，反註同。

徐

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

遁，徒困反。窳，敕堯反。又通弔。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

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

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

申麗。潰，戶內反。隧，音遂。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

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鄙。鄙，晉邑。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

起

楚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閱。蒐所雷反，乘繩證反，開音悅。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舍也。焚舍示必死。秣音未，蓐音辱，陳直觀反。明日將戰，行歸者

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註同。子靈奔晉，晉人與之

邢。邢晉邑，音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

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

國鄆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遙反，鄆才多反，又子且反，或作贊。射御驅

車，侵伐人也。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

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謀主，鄆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音偃。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

國

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

○壓本又作厭於甲反徐

於輒反而陳直觀反下。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以為陳。

國

塞井至為陳。○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句所為，今以為苗賁皇之計者，鄭眾云：此范句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

子引以為諭。樂范易行以誘之。

○易以豉反註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註及

卜同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註同

國

樂書時將中軍，范變佐

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易以豉反註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註及

卜同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註同

國

樂范易行以誘之。○正義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也，樂為將，范為佐，二人分

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為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贏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為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欲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欲猶貪也。簡易樂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為，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有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

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

穆○綺魚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

面集攻之萃在四萃至攻之○正義曰楚語

醉反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

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

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

通耳蓋二文不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夷

同必有一誤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燬○夷傷至為

月令云瞻夷察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

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相傳有此語也言

軍師之敗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

若火滅然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

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

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娶本又作取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七倅反女音汝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

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

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子木至逆之○正義曰

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

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賚東陽之盜殺之其

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

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及五

住

復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

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曰師不興，

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為許，下為國同。鄭人將禦之。

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昧猶貪冒。報反。又亡北反。不如使逞而

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費於勇，嗇於禍，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費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費勇貪名之

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費許觀反，足

夫小至從之。○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

敗楚以成己名，故子產為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

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戰鬪以

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

為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

可從也。○費動至從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

費為動也。王肅云：費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

光殿賦云：佗奮費以軒矜，是費為奮動之意也。嗇是

吝惜之名，故為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小

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

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己名，非能

為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

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

里，鄭邑。○說音悅，下註同。禦，涉於樂氏。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

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玄汜音

南歸。正義曰。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

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而後葬許

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衛人歸衛姬于晉。

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

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

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

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

宰旅不敢斥尊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

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

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

得旅稱。周禮太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

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

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

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

也。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

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

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廩力

甚反

水火

烏餘至城是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為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都則是衛之邦城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夫得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為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為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為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反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

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也直吏

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

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

庫而介其甲音界**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取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

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為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

也言於此類宜見討也此必於至治之正義曰烏餘以二十

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為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

其治之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

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其治之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